分別的勇氣

理察新語 童心

分別總是在9月，當趙雷在吉他輕聲的撫弄中低吟出那句熟悉的旋律，遠在他鄉的聽者，往往會在某個漆黑而尋常的深夜裏，被那股突如其來的溫柔擊中胸膛。音樂與文字，向來是一套屬於異鄉人的古老解藥。我們習慣了在別人的歌聲裏捕捉自己狼狽或堅韌的背影，在粗糙的紙頁墨跡中，尋找故鄉早已模糊卻依然清晰的倒影。那些關於離別、流浪與無盡牽掛的符號，跨越了地域與時空的藩籬，將千千萬萬個孤獨的個體，悄然連接成一片同頻共振的情感海洋。

在香港這座步履匆匆的繁華都市裏，每當耳畔響起熟悉的旋律，或是翻開經典文學裏關於故土的章節，心底那份被繁重公務掩蓋的酸楚，便會被悄然喚醒。異鄉的海風再溫柔，也吹不散思念的龐大重力；遠方的霓虹再璀璨，也難以完全替代家門口那一盞為自己而留的暖燈。然而，正是在這些動人的歌聲與書頁裏，我們驚覺自己的孤獨並不孤單——原來古往今來，無數遠行的靈魂都曾有過這般撕心裂肺的眷戀與渴望。

藝術賦予了流浪一種神聖而深沉的儀式感。歌聲裏的「成都」、詩頁裏的「鄉愁」，早已不再只是一個具體的地理坐標，而是昇華為所有離家者精神棲居的集體圖騰。我們在旋律起伏中撫平心靈的傷痕與褶皺，在文字的溫熱裏重新拾起對生活的執着。想家不再是個體的軟弱，而是人類情感中宏大而純粹的共鳴。當音樂驟停，書頁合上，那份深植於靈魂深處的情感共振，已然化作我們在異鄉勇敢立足、所向披靡的不竭源泉。

唇槍舌劍 研讀金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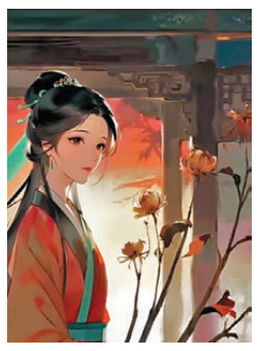
心窗常開 潘金英

我教書40年，領過幾個教學獎，所以對待不同年齡之學生，會因材施教，運用不同板斧以求令青少年受教樂以學習。

同是推介金庸小說，但我心知中學生是喜歡「拗頸」辯論的，故我主持「中學生讀書會——金庸作品」時，我教他們「拆骨」，設下「金庸拆骨擂台」，提出哪位同學拆得到金庸一條骨的，潘老師我會獎他一本金庸小說，他14本名著任同學選一本。

同學問我：「潘老師，拆咩骨呀？我不明白。」我話，當然拆金庸他的敗筆啦。誰指出他武俠小說中寫得差、寫得失敗之文筆位置，舉出例證，就即是能拆解他一條骨……「潘老師，我知，金庸好蠢，寫靚女卻只顧講詩詞，冇描寫點樣靚喎，我勝利！」我問同學他可否指出金庸寫哪個靚女？「啊，他寫陳圓圓呀！」

我笑答：「同意你應知有謂借力打力這招啦，陳圓圓太靚，引得吳三桂開關放清兵入關為了美人，那怎樣寫啊？沉魚落雁？閉月羞花？不太老土嗎？金庸聰慧，他就借些絕美詩詞來描述她的美貌。你可以從中聯想，腦海創意無限呀！黃河之水天上來？天上奔流真浩瀚啦，這正是詩仙李白的妙想。」



●金庸小說中的陳圓圓（AI圖片）。 作者供圖

「但潘老師我唔識解那些詩詞喎……」我回話，同學你文化根底不足了，竟話金庸唔識寫靚女？倒扣10分。

男女生對比上擂台，因有扣分制，最終男子組輸了。因為不會答問題，又答錯被扣分。我問女同學們：「你們咁靜？不搶答呀？」女組長答：「一動不如一靜，靜觀萬物皆自得，坐享收成。」

我讚賞女子組得金庸宏旨「靜觀萬物」，金庸寫蠢郭靖，但為何他卻練得一身好功夫？

因為他蠢，呆定定地靜觀，他非常專注又專心，全部心神超集中，所以學習絕不會分心分神。全部姿勢都記到實，學成了，人蠢不緊要，識得靜觀萬物，成就非凡，這是大智若愚。

女子組長笑着回應我，感謝潘老師，我知人扮蠢別人就不知你高深莫測，扮豬食老虎，忍住咪認叻謙虛有福呀！

最後女子組贏了擂台戰，組長揀了《神鵰俠侶》，我就要大家過三關：回家閱書後，下次向大家報告三個問題的看法：一、何謂「愛情」？二、什麼叫做「閉關」？三、什麼是「以毒攻毒」？

眨眼之間已到放學時候，大家在互動討論聲中離開，餘音未了，下周再見！

快碼輸入法

琴台客聚 潘國森

近日有負責此間學校課程發展的單位公布，將會要求小學二年級學生掌握一門中文電腦用的中文輸入法，這當然是為小學生也學用人工智能（AI）的規劃鋪路。該計劃建議只教「漢語拼音輸入法」，引起網民熱議。

中文電腦因為歷史原因，都用世界通用的英文鍵盤來輸入漢字，必須配合「柯蒂鍵盤」（QWERTY的英語對音音譯，以英文打字機左上角的字母鍵次序命名）布局。

有網民表示應該保留常用的「倉頡」及其簡化版「速成」（又稱為「簡易」），負責的專家認為這兩個最早出現的中文輸入法是將漢字的「部件」拆開，小二學生認字不多，複雜的拆字規則難以掌握。這在道理上說得通，不過否決「粵拼輸入法」則難免惹人遐想，有香港粵籍網民認為此舉有打壓粵方言母語之嫌。

筆者在本欄多次提過，中央政府從來沒有什麼「打壓方言」的意圖，各地方言在特定教育活動中可以自由使用。不過官方場合則以用普通話為宜，例如全國性的會議，中央電視台的廣播等都規定用普通話。廣東地區從來沒有禁用粵方言，倒是先前香港某學校明令禁止學生在拍攝短視頻的活動中說粵語。

廣州的學校只規定語文課用普通話授課，而在校內不准學生用粵方言交談，只是個別校長和老師「加碼」而已。有些來自北方未諳粵語的老師為免小孩用自己聽不懂的方言交談，自加校規也是有的。

亦有廣州土生土長的家長打壓子女學粵語。廣州父老怒斥之為「廣撈」。「撈」者，「撈鬆」之謂也。語源是北方南來的同胞，見了我們廣東人以「老兄」敬稱，音近「撈鬆」，便成為當代的粵方言詞。稱人「撈鬆」本亦無大惡意，因方言差異而拿人家來當笑話，則以中國廣土眾民，方言多不勝數，是各省都存在的實況。

小學生應該學什麼輸入法？請教資訊科技專家、教育學家、語言學家都不見得合宜。倒是我們飽經實戰「電腦中文輸入專家」的裁判最有分量。過去20年來筆者在《琴台客聚》發表過逾千篇雜文，字數超過百萬字。過去30多年，刊行過30多種單行本書籍，字數亦過百萬字。最初用「倉頡」的簡化版「速成」寫成幾萬字篇幅的書。後來轉用已故電視製作人、發明家梁立人兄創製的「快碼輸入法」，潘國森可以在此立軍令狀，擔保小學二年級生學得會、打得快。

他鄉港聲

別拿內地遊做入境遊

梁家僖 文旅部 香港青年中華文化傳播大使

我帶着紅扇到合肥參加「2026年合肥市入境遊大會」及「第十六屆安徽國際文化旅遊節」。其間見了中旅入境旅遊研究院趙紅宇院長，一席談下來，最大的感受是：入境遊真不是我們平常理解的那種「搞旅遊」。

她說中國文旅行業是個金字塔，底座是內地遊，中間是出境遊，塔尖是入境遊。塔尖門檻最高，難在一語種可能代表不止一國，有全套的文化、歷史、信仰、飲食和生活方式。她認為這行業10年才能培養一個了解行業的人，20年才能培養一個合格人員，30年才能出一個行業人才。國旅用了70多年沉澱多語種接待的標準，每一細分領域都像非遺傳承人一樣匠心獨運。

我邊聽邊想，這跟我研究的錢學森系統工程是同一件事。

錢學森晚年提出「開放的複雜巨系統」。應用到文旅上，一下就通了。一個目的地城市，不能簡單理解為景區加酒店加交通的疊加，它是一個開放的複雜巨系統，有文化內核、產業生態、人口流動、信息交換、國際接口等。各子系統耦合，牽一髮動全身。現在很多城市做文旅，問題不是不努力，是沒用系統的眼光看問題。千城一面的「我在××等你」，本質上是把複雜系統簡化成一句話、一個標牌。

她講到合肥的例子十分有意思，有人說合肥是「文旅荒地」，其實不是。合肥有兩千年楚都遺存，有科大訊飛這樣的科創標杆，有巢湖岸邊的時尚氣質，還有天人合一的城市理念。它的問題不是沒內容，是沒有學會表達。文化怎麼用文旅手段呈現？她給了三層框架：文化本身、文旅方式、吃住行遊購娛，是一個從抽象到具象的轉譯過程。合肥不缺文化，缺的是把文化翻譯成具象場景的能力。

這個轉譯過程，恰恰是入境遊專家及AI（人工智能）最擅長的，但人機結合也要以人為主。我認為，AI原生文旅是用AI成為整個文旅系統的底層能力。她舉了個跨文化傳播的例子：中醫的「氣」，國外友人聽不懂，但你用西方的能量學Energy一講，他們瞬間就明白。我看這種跨文化的語義轉譯，正是AI大模型的強項。專家加上AI可以當文化概念的「翻譯官」，把中國文化的複雜意涵，轉譯成不同文化背景遊客能理解的語言和場景。

進一步說，AI原生的文旅加產業，是用系統工程思維重新定義產業邊界。文旅不再只是「旅遊業」一個行業的事，它和文化、科技、教育、健康、消費、媒體或其他產業可以全部打通。錢學森的現代科學技術體系中，文旅橫跨其中好幾個門類。文旅是樞紐型產業，價值不只在門票收入，而在於它是文化系統的流量入口和體驗出口。

她講到入境遊和內地遊是兩套不兼容的體系。大唐不夜城中國人擠爆，外國遊客不去，他們去兵馬俑、城牆，為什麼？因為入境遊需要的是「具象化的中國符號」，不是複雜敘事。我的紅扇也是我的具象符號。國外遊客到西安，記住的是兵馬俑，不是西安這座城市的名字。這背後是兩套不同的文化解碼系統，是兩個不同的子系統，接口沒接好。AI原生的文旅，應該做的就是打通這個接口，用AI做跨文化的語義適配和場景生成。

她說，入境遊其中的關鍵是航班運力和城市定位。目前入境遊增長最快的城市有三個：北京、上海、張家界。北京和上海的國際航班充足，張家界的城市符號具象清晰。而香港，國際航班網絡比內地任何城市都密，是香港做入境遊最大的底牌。

我在京港之間快20年了，兩地信息差依然很大。香港朋友對內地城市的了解，不少人往往停留在多年前的印象。內地城市做國際傳播，也請別忘了香港這個接口。香港是天然的「文化轉譯站」，有國際視野、有中國底色、有多語種傳播能力。用系統工程說，香港是中國文旅系統的關鍵節點，連接效率決定流通速度。我認為，AI原生的文旅加產業，最終會指向一種新的文化生產力。用技術放大人的創造力，才是這件事的核心。錢學森30年前講「從定性到定量的綜合集成法」，核心是把專家經驗、數據分析和計算機能力結合。專家多年的入境遊經驗，加上AI的轉譯能力，加上系統工程，我認為這就是文旅加產業的未來。



●作者與趙院長（左）於大會中合照。 作者供圖

加國賞楓紅

翠袖乾坤 余似心

十月遊加拿大的多倫多，剛好趕上賞楓季節，滿山不同層次的澄黃、艷紅、淡綠楓葉，美不勝收，我愛賞楓更勝於賞櫻，因其更大氣，色彩更豐富迷人。

紅色的楓葉是加拿大國家的標誌，要觀賞最具氣勢的楓紅，可到國家公園去，漫山遍野，人像走進調色盤裏，以楓為背景，拍下的照片，總會令人滿意。其實，周遭的公園、街道路旁、人家的後園，已經楓樹處處。踏入秋季，滿街楓葉都在換新裝，到處都能賞楓。

翠綠盎然的楓樹，樹葉抖落之前，為何不像其他植物般一下子枯萎？原來楓葉除含有葉綠素、葉黃素、胡蘿蔔素等色素外，還有一種叫花青素的特殊色素，在酸性液中呈紅色。入秋後，葉柄基部會產生厚壁阻止養分運輸，以保存樹幹的生存力。由於離層阻斷了醣類的運輸，大量堆積的醣被葉黃素還原成花青素。由於葉綠素的分解，使得綠色變淡；再加上葉黃素及花青素，使得葉片呈現紅、黃、綠等鮮艷的顏色。

楓屬植物約200種，幾乎都位於北半球。不同的品種呈不同的形態，野生的常是高大的品種，而被種植在住家花園作觀賞的常是較細的挪威楓（Acer platanoides），特性是生長迅速及特別耐寒，當其他楓葉轉為金黃時，它仍是嫣紅嬌艷。

楓樹也是糖漿的儲存庫，其中糖楓、紅楓和黑楓這幾種品種，在寒冬裏於樹幹和根部儲存大量澱粉，在春天轉化為糖類存於樹幹汁液中。在樹幹上鑿洞，楓樹汁便會源源流出。將汁液加熱蒸發水分後，便成為濃縮的糖漿，加拿大楓葉糖漿是該國特產。

高大的楓樹另一貢獻是優質的木材，岩楓（Acer pseudoplatanus）是最有價值的高級木材之一，它重量適中，有彈性，堅韌結實的木質不易萎縮，抗屈能力強。加拿大經濟其中一大來源就是木材，楓樹是其一來源。



●紅彤彤的加拿大楓葉 作者供圖

成人奶嘴

網人網事 狸美美

有沒有發現這樣一個現象：如今的成年人在社交時，語言越來越像小朋友。無論是身在辦公室，還是打開工作群，抑或是網購個東西、刷個社交媒體，明明對話的都是成年人，卻總讓人有種誤闖幼兒園的恍惚感。

比如，西裝革履的項目總監會在郵件結尾或群消息中附上可愛的表情符號；大型商務洽談合作中充滿了「親親、抱抱、辛苦寶寶啦」的表述；甚至連催收尾款、反映系統崩潰這種本該有點情緒的交涉，都變成了「小夥伴在嗎，給你遞一個小反饋哦」。三十好幾的職場中堅在社交平台上自稱「本打工人寶寶，寶寶心裏苦」，遇事不決便要「在線蹲一個答案」；電商平台不再稱你為「尊敬的顧客」，張嘴便是「親」；即便是嚴肅的新聞跟帖或社會事件，也動輒被「絕絕子」「踩雷了家人們」「嗚嗚嗚哭死了」之類的感嘆詞淹沒。成年人的公共對話空間，正在被一種鋪天蓋地的「幼態語彙」全面接管。語言的筋骨和鋒芒都被剔除，只剩下一個糯嘰嘰、甜膩膩的嬰兒奶嘴。

算是一場集體的語言退行吧，但它的本質並不是單純的賣萌，而更接近一種自我防禦與責任逃逸。

成年人的語言是堅硬的、精準的，更是自負其責的。界定邊界需要理性，提出批評需要論據，商務博弈需要底氣。然而在一個容錯率低、精神繃緊的環境裏，任何帶有鋒芒或重量的成熟表達，都極易被解讀為冒犯與敵意。於是，人們本能地退回到孩童時代的語言庇護所。

幼態語言是一件近乎完美的「人畜無害」防彈衣。當一個人把姿態放低到幼兒的維度，用撒嬌的語調替嚴肅的訴求包上一層糖衣，潛台詞其實是：「你看，我只是個無害的孩子，請不要向我開火，也不要對我抱有成年人的嚴苛期望。」它確實是以看似溫和的方式消解了潛在的衝突，但同時卻也以最怯懦的姿態，扔掉了成年人本該具備的抗辯能力與溝通勇氣。

另一方面，消費主義與平台演算法可太喜歡這種「智力降維」了。

因為對商業機器而言，心智成熟的成年人是最難伺候的，他們有懷疑精神，有理性分析的能力，很難輕易被情緒煽動。相比之下，一個沉溺於幼態情緒的群體，是世上最好擺布的消費者。品牌熱衷於用哄嬰兒的口吻兜售焦慮與慰藉，演算法則不知疲倦地投餵那些無需咀嚼的輕量感官刺激。我們在一次次「買點好的獎勵寶寶」的自我催眠中，把消費當成安撫，把心智的降級誤認為生活的鬆弛。

然而就如同之前說過無數遍的，語言從來不只是傳遞信息的工具，它更是思想的容器與模具。

當「悲傷、孤獨、幻滅、愴然」被一個「哭死」概括，當「精妙、卓越、深刻、典雅」被一句「絕絕子」統一，人類複雜的感知也就沒有了。那些需要精準修辭才能捕捉的人性幽微、需要縝密邏輯才能辯明的大是大非，在一片兒語咕噥中被稀釋成一團奶糊。我們以為自己只是在說俏皮話，實際上卻是在親手閹割自己深度思考與感受世界的能力。

現實當然沉重，生活當然磨人，但企圖用一枚奶嘴逃避風霜，無異於掩耳盜鈴。一個拒絕長大的群體，最終是換不來童話城堡的，只會收穫一座布滿巨嬰的荒誕遊樂場。

廢話文學

信而有征 劉征

最近韓國幾十年前的電視劇《大長今》又翻紅了。不過，卻是以它的廢話文學而出名。當中最著名的，被抖音批量複製的一段有關於飲食的對白是這樣的：

韓尚宮：長今，你在這碗湯裏放了什麼？

長今：回娘娘，放了海帶。

韓尚宮：僅僅是放了海帶，就能製作出如此美味的料理了嗎？

長今：是的，娘娘。

韓尚宮：是因為心懷誠意就這麼去做了，是嗎？

長今：是，娘娘。

韓尚宮：做得很好，長今。

長今：是，娘娘。

於是，我發現，所謂的廢話文學，就是在一段看似毫不必要的地方，說出一些來回重複的話，讓一個故事被拖慢了節奏。但是出乎意料，沒有人因此而責備這部電視劇。大家都把這個段子配上自己做的一碗湯水，或者乾脆隨便一份什麼食物。然後，這碗湯水一下子就撐起了整個抖音畫面。

以往，我們在拍抖音的時候，總喜歡準備一個很長的視頻，或者最少也要幾張、乃至幾十張照片，讓自己的一條抖音豐富起來。可當你給一個畫面配上這段海帶湯的台詞，僅需要一張照片就夠了。而且你會發現，這一張照片裏的食物，即便它是靜止的，也好像蘊含了許多。這實際上就是這部《大長今》所展示的一種廢話文學的根本意義，讓一切都變慢。

被拉長的情節，並不是必須，卻又是必須。必須在這個時候，讓畫面停下來，以強調一件十分細微的事。因為，蒼白的語言有時候不夠形象，難以捕捉人內心的想法，以及對一個事物真實的感受，而電視劇又不能像文學那樣事無巨細地交代清楚。譬如一種五味雜陳的情緒，或者發散的想像，都無法被納入到一種遊刃有餘之中，因為畫面限制了語言的表達。不過，停頓可以做到這一點。讓畫面停下來，把一個節點的時間放大了，廢話文學的作用就在這裏。

與其說它在訴說一個事實，不如說它在訴說一種感覺。那碗海帶湯真的太好喝了，韓尚宮娘娘不得不發出疑問，因為想像不到一份簡簡單單的海帶湯可以這樣好喝。這也就是說，這種廢話文學和其他的很多影視手法都是一樣的。它們是印度的慢鏡頭電影、載歌載舞的插曲，或者泰國電視劇裏吵架的場面，抑或是日本人在吃一道料理的時候頻頻發出的那些驚嘆：「哇，太好吃了！」

其實，真的有如此好吃嗎？也許吧。但這句感嘆，以及那些讓一個對像停頓的各種方式，無疑強化了我們所遭遇的對象，讓它們令人印象深刻。倘若這個對象是對一個不起眼的東西的讚美，它就成了一種極致的唯物主義，即對於事物本身的珍視。那也是對人類行動自身的珍視。這是大自然創造的，而我們又對它傾注了心血，才能夠擁有眼前的一切。

如此說來，這種唯物主義又不是那麼唯物的了，因為物需要在珍視當中去喚醒我們的心。但凡一種美好的生活，就變成了一種隨遇而安的生活。其中的要旨，是去熱愛你所創造和擁有的一切。寧靜從其中而來，快樂也是，卻都淡淡的。這種美學，在它被視作庸俗與過分誇張之外，它其實也是詩意的。原來，詩意不僅僅是精緻的安寧，也有誇張和濫情啊。